

五燈會元

十九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哈佛大學哈爾濱分館珍藏印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楊岐方會禪師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

保寧仁勇禪師

石霜守孫禪師

北部孫居士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五祖法演禪師

雲蓋智本禪師

琅邪永起禪師

保福殊禪師

崇勝珙禪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保寧勇禪師法嗣

壽聖智淵禪師

壽聖楚文禪師

寶積宗映禪師

景福日餘禪師

上方日益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昭覺克勤禪師

太平慧懃禪師

龍門清遠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

大隨元靜禪師

無為宗泰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

龍華道初禪師

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藏主

法闕上座

雲蓋本禪師法嗣

承天自賢禪師

琅邪起禪師法嗣

金陵俞道婆

南嶽下十五世上

昭覺勤禪師法嗣

徑山宗杲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

育王端裕禪師

大瀉法泰禪師

護國景元禪師

玄沙僧昭禪師

南峯雲辯禪師

靈隱惠遠禪師

洪福子文禪師

正法建禪師

華藏安民禪師

昭覺道元禪師

中竺中仁禪師

象耳袁覺禪師

華嚴祖覺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明因曇玩禪師

虎丘元淨禪師

天寧梵思禪師

君山覺禪師

寶華顯禪師

東山覺禪師

天封覺禪師

道祖首座

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遜居士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

成都范縣君

太平懃禪師法嗣

文殊心道禪師

南華知昂禪師

龍牙智才禪師

蓬萊卿禪師

何山守珣禪師

泐潭擇明禪師

寶藏本禪師

祥符清海禪師

淨衆了璨禪師

谷山海禪師

性端居士林大緒領緣助刻

五燈會元卷第十九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春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叅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旣見遂擲

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寺
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途問曰狹
路相逢時如何明日曰你且躡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
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是自是明每山
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
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叅也何謂
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
亂峯時如何明日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
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唱師曰好唱明又唱師亦唱
明連唱兩唱師禮拜明日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

拂袖便行明移輿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
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
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
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
浪來僧便唱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
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
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
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
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
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

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叅師曰作麼生是同叅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叅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

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瘻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爇叅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回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叅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勢上拈匙把筋上堂拈拄杖云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

久云劔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唱一唱卓
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
處覓踪跡唱一唱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
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
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岐乍住屋壁踈蒲牀盡布
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呼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
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若向此處會得佛
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偷笑
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
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自顧四方一赤指天一手指

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箇樣子遂曰陽氣發
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
子向汝諸人向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
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
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僧問撥雲
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
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奉安頭
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

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
捏怪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
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
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
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趺和尚歸真有何相示
僧無語師槌曾曰蒼天蒼天室中間僧栗棘蓬你作
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
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叅頭上座喚這箇作
甚麼曰坐具師曰真箇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
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叅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
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
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
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
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
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
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叅
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
春雨如膏律令正行萬物情動你道腳踏實地一句
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直饒道得也是
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諸境清淨身

心清淨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撿示
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干身彌勒動用也
隨處釋迦文殊普賢揔在這裏衆中有人受人謾底
便道楊岐和楚羅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
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
中須迸裂須迸裂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流出
血皇祐改元示寂塔于雲蓋

南嶽下十二世

楊岐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
陵郁禪師披削徃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
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
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
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
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
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游
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
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

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鳥飛兔走問
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
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
來山南東葛西葛却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
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癩卒著手脚不辨幸
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
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
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却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
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上堂古者道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
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
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箇是把
纜放船底手脚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
曰掀翻海嶽求知已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忌口自
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
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

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
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
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
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
信乾坤階吉人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
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
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
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
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
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
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
作麼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
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
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
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旣悟了便休又
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
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
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
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
入亂峰時如何荅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

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唱進云好唱師翁又唱
先師亦唱師翁乃連唱兩唱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
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
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
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
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
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恠
好珍重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
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
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

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
此况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
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
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
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
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
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
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
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
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旣滿口

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衆生無邊誓願度煩
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添衣困時
伸脚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
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
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
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莖草蓋却作麼
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上

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
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破
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背脊骨猶是
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
弄光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
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
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
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
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
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箇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

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
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
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
出來道你兩箇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
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箇漢見解若上
衲僧秤子上稱一箇重八兩一箇重半斤一箇不直
半分錢且道那箇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
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
壽四十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四明竺氏子容止淵秀齒爲大
僧通天台教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
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
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卽往泐潭踰紀
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
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叅白雲端禪師游研極
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
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
歸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
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

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鑊湯無冷處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噯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春背汗通流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叅善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箇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叅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箇百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入上堂推向十字路頭住箇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益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眾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箇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

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
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
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
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
看髮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
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
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
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唧嗚唧一九與二九相逢
不出手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
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
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
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羣四箇作隊窈窕窈窕
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
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
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唱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卧上堂夜靜月明
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縱提起拄杖曰歷細歷
細示衆云有箇漢恠復醜眼直鼻藍鑱面南看北斗
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
毛群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

千生萬受驀然逢著箇黃面瞿曇不惜着毛再三與
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
乎自家慄慄懼懼悻悻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眾此
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
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
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揔在這裏會麼蘇嚕蘇
嚕嚕哩嚕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
不魯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籌不魯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混誰爲先覺
旣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
天下太平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恠萬狀自
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
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構得未稱丈夫喚
不回頭且莫錯恠

潭州石霜守孫禪師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爲甚
麼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
駟馬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
歲寒心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
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

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捧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

南嶽下十三世

白雲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掌難比丘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

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决所疑終不破泊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箇三家村

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
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這
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
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
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
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
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
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
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
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
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
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這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實
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
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
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
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
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
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携筇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
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
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

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
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
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
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
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
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
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馮仰下
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
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
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
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
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
今早忘了也却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
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上堂幸然無一
事行脚要參禪却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
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鰍跳不出斗不恁
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
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

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
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
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
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却門前下馬臺剪却
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
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
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
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
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
未審切那箇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

麼却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箇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
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
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
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
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
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
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
憨不如大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
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

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
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
師曰露曾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
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
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曰春去
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撻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
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癩
却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
却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却又爲咽喉小且道還
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上堂結夏無
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
搖囉邏送莫怪空踈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
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挨兩片東扇西扇上堂
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
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歿亦未稱平
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
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
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
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
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箇物上柱

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
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
倍上堂太平泐泐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
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泐泐漢上堂汝等諸
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
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
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
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
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
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
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
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
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
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小叅舉德山
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
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

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箇漢始得况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叅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舍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敲破一箇鐵酸醜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闢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巖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

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恐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恁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
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
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
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聳但向伊道
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鸞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
老聳自云諾惺惺著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
下善知識皆同這箇舌頭若識得這箇舌頭始解大
脫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
得這箇舌頭祇成小脫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
在五祖恁麼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
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却臨濟棒
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斂驅馮山牛耕白雲田
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
扶助唱村田樂麁淡飯且恁麼過何也但願今年
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
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
與人雪峯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峯云和尚見德山
得箇甚麼便休去峯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
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箇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
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

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
蘇州菱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寃家悟道染泥土無爲
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卽是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箇出來道恁
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祇向伊道我
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叅舉陸亘大夫問南泉
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擬鐫作佛得麼
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
决擇爲甚麼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
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

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
爲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
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箇佛身雖然作此
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
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
佛南瞻部洲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
越作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旣恁麼
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
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
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

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
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
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
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
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虵橫古路
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
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
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卽說了也祇是諸
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
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
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
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潭州雲蓋山智本禪師瑞州郭氏子開堂日僧問諸
佛出世天雨四花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
如一見曰見後如何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
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
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
嶺南人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
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

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問古人道說取行
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底作麼生說師
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曰踏著舌頭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適來恰
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地且道
祖師意向甚麼處着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
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
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高聲喚侍者侍
者應諾師曰大衆集也未侍者曰大衆已集師曰那
一箇爲甚麼不來赴參侍者無語師曰到卽不點上
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疊亂
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鍾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
犖犖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
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
電光光不歇手把蒺梨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
一下僧問如何是齧人師子師曰五老峯前曰這箇
豈會齧人師曰今日拾得性命上堂頭戴須彌山脚
踏四大海呼吸起風雷動用生五彩若能識得渠一
任歲月改且道誰人識得渠喝一喝云田庫奴

滁州琅邪永起禪師襄陽人也僧問庵內人爲甚麼
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
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三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
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
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
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拈掌一下曰阿呵
阿阿呵呵還會麼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
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得麼卓一下

英州保福殊禪師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山
河大地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大地山河曰恁麼則一
般也師曰敲毬打瓦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椀大
椀小曰客來將何祇待師曰一杓兩杓曰未飽者作
麼生師曰少喫少喫問如何是大道師曰鬧市裏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任人看問如何是禪師曰秋
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
箇禪師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
更多問如何是真正路師曰出門看埃子乃曰釋迦
何處滅俱尸彌勒幾曾在兜率西覓普賢好慚愧北
討文殊生受屈坐壓毗盧額汗流行築觀音鼻血出
回頭摸著箇匾擔却道好箇木牙笏喝一喝下座

袁州崇勝院珙禪師上堂舉石鞞張弓架箭接機公
案頌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纔到擘開曾半箇聖
人終不得大顛弦外幾時逢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號淨空居士志樂泉石不羨紛
華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公
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
舉與大眾請也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
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
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也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
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

省以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
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衢之
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
手成香爇向爐中橫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
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
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
水澄波今日嘖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迺相鈍置
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命祖陞座公趨前拈
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

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
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
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峯祖遂云曩謨薩
怛哆鉢囉野恁麼恁麼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
雪中開不恁麼不恁麼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
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
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大衆一日
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掠豹不是趙州橋明
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
鼓旣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額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
拄杖一下曰著楔也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
又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
鶻鼻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
草召大衆曰此一瓣香熏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
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
其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
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這
裏印曰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拈掌曰祇有
這漢猶較些子

保寧勇禪師法嗣

鄂州片掌山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卽不問
如何是一色師曰目前無閣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
如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
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
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
胡僧亦須悶措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
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
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安吉州烏鎮壽聖院楚文禪師上堂拈拄杖曰華藏
木栴栗等閑亂拈出不是不惜手山家無固必點山
山動搖攪水水波溢忽然把定時事事執法律要橫
不得橫要屈不得屈驀召大衆曰莫謂棒頭有眼明
如日上面光生盡是漆隨聲敲一下上堂一义一劄
著骨連皮一搦一擡粘手綴脚電光石火頭垂尾垂
劈箭追風半生半死撞著磕著討甚看毛明頭暗頭
是何眼目搵不恁麼正在半途設使全機未至涯岸
直饒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尚有廉纖山僧恁麼道
且道口好作甚麼良久曰嘻留取喫飯
信州靈鷲山寶積宗映禪師開堂日乃橫按拄杖曰
大衆到這裏無親無疎自然不孤無內無外縱橫自

在自在不孤清淨毗盧釋迦舉令彌勒分踈觀根逗
教更相回互看取寶積拄杖子黑漆光生兩頭相副
阿呵呵是何言歟良久曰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
與月輪齊卓一下下座

隆興府景福日餘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
雲曉水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到
末後太過又僧出衆畫一圓相師以手畫一畫僧作
舞歸衆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恠乃拈拄
杖曰無量諸佛向此轉大法輪今古祖師向此演大
山義若信得及法法本自圓成念念悉皆具足若信
不及山僧今日因行不妨掉臂更爲重說偈言卓一
下下座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
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
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
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鷗僧曰某甲話
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麼僧擬議師曰
撞露柱漢便打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井底蝦
蟬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鷺鷥踏折枯蘆
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爲人處師曰十成好箇

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問如何是多年水牯牛師
曰齒踈眼暗問鬧市相逢事若何師曰東行買賤西
行賣貴曰忽若不作貴不作賤又作麼生師曰鎮州
蘿蔔問一切含靈具有佛性既有佛性爲甚麼却撞
入驢胎馬腹師曰知而故犯曰未審向甚麼處懺悔
師打曰且作死馬醫問覲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左眼
半斤右眼八兩僧提起坐具曰這箇聾師曰不勞拈
出乃左右顧視曰黃面老周行七步脚根下正好一
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
爲衆竭力底衲僧下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

被面顏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筭打
筭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燄向曲肱木上唱二作三
於柳栗杖頭指南爲北直得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
之徒倚門傍牆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
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
大事本自靈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修證豈在
思惟雖鶯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辯不見馬祖
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
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崖不可履正當
恁麼時三世諸佛祇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

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麼良久曰劄上堂拾得般柴寒山燒火唯有豐干巖中冷坐且道豐干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南嶽下十四世

五祖演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歿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歿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劄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徙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臺信大滌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卽叅堂便入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

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
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
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
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
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
子聾師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
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
香銷錦繡帟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
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
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叅得禪也
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迂拜成
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
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
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
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
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老別卷舒自在
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
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
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
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

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
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
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
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
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
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
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
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
以師禮留居碧岩後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紫服師號 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

勅補天寧萬壽

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

山適

駕幸維揚入對

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

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舌頭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箇是境那箇是
法師曰却被闍黎奪却鎗問古人道柳栗橫擔不顧
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蛇
纏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
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師曰高著
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

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
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
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
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
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
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
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
倚天長劔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滌山爲甚麼呵
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林
拗折拄杖又作箇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
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鶩
子目連無柰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
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
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
言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
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
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
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
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

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
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
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
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
揚替他說道理且道
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
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
不及正當十五日天
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
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
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闍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
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
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爲
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
利劔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
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
奇特雖然如此要且不會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
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
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
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
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
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膽落第三句薦得

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
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
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示衆云一言截
斷千聖消聲一劔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
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刻意意能刻句意句
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青天也須喫棒且道
憑箇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
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解
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諱間闌自餘立
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

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水紹興五年
八月巳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毗舌
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謚真覺禪師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卅歲師廣教
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
之有省乃徧叅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祖不爲
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師
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
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叅堂一
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

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
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
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
可伸處圓悟徵曰旣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
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荅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
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
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
詬罵慙懼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
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
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遺這老漢詬罵
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
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
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
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
龍其席旣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
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
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
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 詔住東都
智海五年乞歸得 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

賜徽號樵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
酸喫葢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懔懔問
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撥破露柱曰歸鄉
無路時如何師曰王程有限曰前三三後三三又作
麼生師曰六六三三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不
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
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
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
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真實之言成妄語如何是賓中
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
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
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
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嘗與
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
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
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師曰
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
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

道關關祗一聲不透祖師關挨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
杖曰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禪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
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
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遠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
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
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
日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
是汝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
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
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
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
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
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
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筋祇揖萬福是覆藏
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
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臟靈
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
事錦上鋪花十五日已後事如海一漚發正當十五
日大似一尺鏡照千里之像雖則真空絕跡其柰海

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
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
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
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兢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
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
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
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
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

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
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
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
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
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
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卽李氏子嚴正寡言十
四圍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歎曰義
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游造舒州太

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憊間
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
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答決於元禮首座
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
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竅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
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
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
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瀟

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
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
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
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闕几上傳燈
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
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
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
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
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
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

一遠兄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
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
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

賜師號紫衣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
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
他家壘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
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
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
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
瞳人吹吽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

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著柄新翻
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
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
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
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
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
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
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
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
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

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
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
擊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
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
夫諸人何不擺施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椿搖艫何
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黑漆
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師曰
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
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提起
坐具曰這箇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唱師
曰猶是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
露柱證明師聞開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堂題語
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
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
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遺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
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
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禰益及乎久病思
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
藥若善服食無不瘳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

東堂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跌坐謂其徒曰諾方
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邪且將安往乃合掌
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
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
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
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一年徧歷叢林叅
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
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
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浴佛上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日從東畔出朝朝
鷄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
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珠還知落
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
註脚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輪他弄一場示
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
彌勒爲路忽擡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
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徧界
不會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曠劫至今無

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
蛾眉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
腰囊孝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
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
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
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
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
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
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
師曰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

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

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

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

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舍利五色歸藏于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閩之玉山大儒趙公

約伸之子也十歲病甚每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

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

有年而南下首叅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

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

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

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
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你見處師茫然退叅
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
與我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
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會得
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
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
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
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
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
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
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
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
僧銜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
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
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
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
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
見語拙卽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
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

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叅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到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躡踵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荅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

曰爲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屠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鰲曰如何是人境兩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卽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箇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火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蓼蓼卽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蚕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荅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

何所師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
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
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
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
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
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地無月時如何僧
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朔日廨院
留遺誠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
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
瘞于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
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
啣嚙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邠水潭蛇出驚人鈍
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踈慵却
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
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遊叢社至五
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叅洎入室舉此話
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
孟去聳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旣
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邪又問你曾

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鞦韆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鞦一鞦看祖以手作打伏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師後還蜀四衆請開法無爲遷正法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爍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也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

師曰德山小叅不荅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與祖將歸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祇知拈華微笑要且不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荆棘林中舞柘枝曰如何是佛師曰新生孩子擲金盆

蘄州龍華道初禪師棒之馬氏子爲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鷄見便鬪犬見便咬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麼却不喫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部氏子於乾明寺剃染徧扣禪扃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

是法師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
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普融知藏福州人也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
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
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
來謂則發闍音誦裡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
娘莫瞌睡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師卽推出
法闍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闍卽不然祖以手指曰
住住法闍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後至東林宣

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
牀一匝背手插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
下語皆不契踰兩月遂問師今試說之師曰某祇將
華插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雲蓋本禪師法嗣

潭州南嶽承天院自賢禪師僧問大衆已集仰聽雷
音貌座旣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
麼則嶽麓山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紫羅
帳裏璨真珠上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擊禪牀一下曰與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

千山萬山空突兀復擊一下曰歸堂去參上堂一身
高隱惟南嶽自笑孤雲未是閑松下水邊端坐者也
應隨例說居山咄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
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
前機良久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琅邪起禪師法嗣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資爲業常隨衆參問琅邪邪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華樂云
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餐盤
投地夫傍睨曰你顛邪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琅邪
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
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嘆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
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
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勸之婆見如前所問珣
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
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
顧安首座至婆問甚麼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山泰乃
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麼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
得立地放屎婆掌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
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祇道得一半

南嶽下十五世

昭覺勤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宣城奚氏子夙有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窓戲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幡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瑄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

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卽勤

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

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躡躡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

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

日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

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

麼悟笑而不荅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

何妨悟不得以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

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

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

舉數因緣詰之師耐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

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俛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

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

公舜徒奏 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欲

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

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主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

堂歎嘯摩羅詩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 詔住雲

居師往省觀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

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

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看問挂鉢時如何師

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

荅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

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
關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
溪雲門菴後應張丞相魏公浚徑山之命開堂日僧
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
鳥逆風飛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
曰人間無水不朝涼後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
地盡末爲塵一一塵存一曰一人口具無礙廣長舌
相一一舌相出無量老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老
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老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
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
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
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
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
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開熱門庭卽得正
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
用不着况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
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
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
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
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

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
夢說夢好肉剗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
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
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鑊鋸全正令太
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
手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又侍郎張公九成亦從
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袖紹興辛
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德機語間與拈提
離爲三帙日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
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
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
歡慕如初 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
山謁師師作偈爲戲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
五百應真請師說法祝延 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
并製贊寵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
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 皇恩
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
拂子曰着着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
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中

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
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
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
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
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
漢於此得之得人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
長十善脩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
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
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
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
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
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
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口法界所有卽其舌
祇憑此口與舌頭視吾君壽無間歇億萬斯年注
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貌鷲鷲定出
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稽首不
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
義中真實說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
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

境能大小祖師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卽不然眼不自
見刀不自割喫飯濟饑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
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孟八郎漢如何止
邊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
日爲君重拈撥天何高地何濶休向糞埽堆上更添
菴揜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
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
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
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
曾晴豁開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
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
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箇那一箇更一
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
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語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
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
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
誌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且
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庵王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
便下座歸方丈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橋梵鉢提咬

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
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有這箇不遷
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
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頂用格外
底儻侗自言我以木榧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
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旣在徑山手裏
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
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
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籠入細師曰
香水海裏一毛孔曰如何是細入籠師曰一毛孔裏
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
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
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曰吸
盡西江水卽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
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
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
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
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
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
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

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刺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峯道底問過去必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儻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于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

噓一聲僧因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
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卽今因甚麼
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
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篋
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篋卽與和
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
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盤那師下禪牀擒住
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漏甚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
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適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
年邁求解辛巳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女
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
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
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
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
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
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

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真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
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
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

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
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
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
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
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馨歎耳
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
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
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
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
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
爲哉悟曰瞋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
乃結廬銅峯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
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
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
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壑
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
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
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
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

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_元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_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_元作麼生道師曰

一願 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白_元抵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理長卽就曰_元抵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峯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

畝之地三蛇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
問如何是大道真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
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蛇
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
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斷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
機休罷于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
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峯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
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六世
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着目淵秀十四駟鳥
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
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門遠
其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
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
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
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待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
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
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
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
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常王第召師演法

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
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
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
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
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
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
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爲甚麼東弗于
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
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
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叅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
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
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
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
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
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縱行說若
到則塚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漆
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
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
埋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

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
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
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咸飲水亦須肥僧問
如何是賓中賓師曰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
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劔氣爍愁
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
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
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
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久得
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
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聞若有
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
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
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峯西華謚大悟禪師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
變該萬有而一片虛癡事逐理融等千差而成歸實
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
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
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
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

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日爍開巖畔雪朔
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使用豈有遲疑着毛
剔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騰今煥古一切處截斷
羅籠不犯鋒鏑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
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
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
水東海鯉魚躡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
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
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
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
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
羅綺駢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
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盡鼓聒地奏
笙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
目欲眇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
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齧嘉州大像
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喜上堂火雲燒田苗
泉源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
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爲震

雷聲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闕弄闕弄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釋迦老子碗鳴聲達磨西來屎臭氣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天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頂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路馳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叅語云旣迷須得箇悟旣悟須識悟

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
師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
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
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着聾頭如鐵壁脫却羅
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
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
悟歸蜀師還浙東鏃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
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
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
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第聞其提唱亦深
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
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
出卽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問天
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
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
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着毛問昔年三平道
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
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
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
知未言先見如何是馮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

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
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
如何是普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曰向
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
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上堂威
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
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
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哞哞浴佛
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
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
日南明乍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
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眾向佛殿上每
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
口動南星蹉北斗大眾還知落處麼金剛塔下蹲神
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
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

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卽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靚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碁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于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本郡人依閩之瑞峯章得慶旋里謂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叅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搥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繖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曰真

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
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臨安府靈隱慧遠佛海禪師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
藥師院宗辯爲僧詣大慈聽習棄依靈巖徽禪師微
有省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卽之聞悟普說舉龐居士
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什於衆衆掖
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躡躡空
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
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
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
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
峻發無所抵牾圓悟順寂師卽東下屢遷名利出虎
丘奉 詔住臯亭崇先復被 旨補靈隱孝廟 召
對 賜佛海禪師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
雙爲兩脚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
吹無孔笛促拍舞涼州咄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堪
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處華紅
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
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卓拄
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

州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
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者善問不解
荅荅者善荅不解問山僧今日向饑鷹爪下奪肉猛
虎口裏橫身爲你諸人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
呪力雖窮法轉新搨指破開天地闔地頭擲落鬼神
驚僧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師曰蘸雪喫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木杓頭邊鎌切菜曰
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研槌擦鉢飢問卽心
卽佛時如何師曰頂上丫角曰非心非佛時如何師
曰耳墜金環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師
曰禿頂修羅舞柘枝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
初三十一不用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
女子定不得師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無
鬼論論成有一鬼叱曰爭奈我何意作麼生師以手
斫額曰何似生曰祇如五祖以手作鸚鵡嘴曰谷呱
呱又且如何師曰自領出去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
庵外事師曰拄杖橫擔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爲侶者
是甚麼人師曰脚踏轆轤一月鳴鼓陞堂師潛坐帳
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祇在這裏因甚麼不見
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

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別曰
阿耨達池深四十丈濶四十丈乙未秋示衆曰淳熙
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閻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
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
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感微
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
布突出機先鷗飛不度船七日顏色不異塔全身於
寺之烏峯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

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
絕毫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翻身藕窠中大鵬展翼
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
嚴於成都爲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
爲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
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
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
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

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想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待行悟爲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决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柰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徃返游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盃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

師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
今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
來今翠藟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
投火爭如隨分到尺八五分鑿頭邊討一箇半箇雖
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
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
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
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
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
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
然春到來師後示寂于本山闍維設利頗賸細瓦穴
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
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廊然無聖之語忽
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
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
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骨之物未去爲
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
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
時如何師擬荅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卽徹證圓悟

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你見甚麼便如此師曰
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
師繼席焉

臨安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依東京
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殿落髮進具後
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
悟居天寧凌晨謂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
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
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卽大悟翟
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
竺次徙靈峯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
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
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
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
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
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
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俾拈提師枯罷
頌曰秤鎚搦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癸亥中陞堂告衆而逝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

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疑師慊然戲
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
受其出蜀徧詣有道尊宿後往大瀉依佛性頃之入
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
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
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
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
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圖悟
再得 昔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
淨地何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省之象耳虛
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
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
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
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
牀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
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我此間卽不恁麼
看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
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
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
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

畢亦異夢且唱出生法性如虚空諸佛於中住無
損輒謂未幾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洎登僧籍府
觀目如龍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適南堂靜禪
嘗以內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
結耳儻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
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
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
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叅究忽然有省作
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
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

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復留
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閣浮山遠禪師削執
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
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
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
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
婁至佛未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
安路曰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
破你眼睛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
途不同轍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

東流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處
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
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
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
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青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
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
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竖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
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
如金剛王寶劔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躡
地師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師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
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羽毛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府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
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
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
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
眇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州黃氏子徧參叢席
宣和庚子回抵鍾阜適 朝廷改僧爲德士師與同
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

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 詔補京師天寧與師

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杓擊鼓頓明大法凡有

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住後

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

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

汝不得衆檀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

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

門爲汝開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上堂知有底

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

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

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不

可得中祇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

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

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

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

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

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

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掀轉話

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徃徃道半山熱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隣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隣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朱氏子上堂趯趯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識看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

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鳥啼花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叅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廊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撥看以手拍禪牀下座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陶八寸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
頭豈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
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是佛語下
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餘二十許人師
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
然而逝衆皆愕眙亟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師張
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園吾於雲居一
日瞻仰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酌以三偈其後

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出臨
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費以節
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峯最上層年將
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其作今朝百拙僧

樞密徐俯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每侍先龍圖謁法昌
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
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
命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荅已乃曰諸仁者祇
如龍圖平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噐涓滴不遺且道尋
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

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
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
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
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
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叅圓悟悟亦喜其見
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
未點地在悟頓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
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字表之號超然居士任南康政成事簡
多與禪衲遊公堂間爲摩詰文室適圓悟居甌阜公
欣然就其鑪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
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畧曰家
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屋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
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
魯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
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
公曰討甚麼碗拂袖便出慧趨搗住曰古人向這裏
悟去你因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拈之曰討甚麼碗
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遜號普現居士少時讀書五行俱下年十

八中鄉舉登第京師旋歷華要至二十八歲爲中書
舍人常入圓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
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
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唱
公亦唱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荅當機不讓公後
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忽一日示微恙
遽索湯沐浴畢遂趺座作偈曰謾說從來牧護今日
分明呈露虚空按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不出適
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
却所見始得自由祖荅偈曰露柱抽橫骨虚空弄爪
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號明室自
機契圓悟徧叅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
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
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
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痴起滅之時須
要會鷄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
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
管他終日痴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
一木义道不得底义下死道得底也义下死畢竟如

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祇看是箇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太平懃禪師法嗣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着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

出關周流江淮旣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卽開門搗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

殊上堂曰師子嘯呻象主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
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
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
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橋
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
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
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
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
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
鶴擎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
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
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
叟身披鶴擎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
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
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
端發太古之音碁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
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祗如不進不
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
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挂田衣著羽衣老君形
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閉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

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
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
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饒鍤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
欺罔 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
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
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
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頽綱迷仙酌變爲甘露
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
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
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
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
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
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
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
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
賊卽舉槩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
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椽非唯貫聲
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
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

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
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
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鯪鱗猶自眼搭眊
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
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
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
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
西山月僑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嗟上堂
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
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
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
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
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旣稱名則知爲舒州
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
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
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
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
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老心曰如何是無老底事
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額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

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
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
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 欽宗皇帝
登位衆官請上堂祝 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
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
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
然不免別通箇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
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
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
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徤卽經行困卽歇若也不會兩
箇鷓鴣扛箇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叅曰若論此事
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
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
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
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
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
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
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
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
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居龍牙十三載

以清苦蒞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
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
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
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
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
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
當天言訖輾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靈骨塔於
寺之西北隅

明州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
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
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
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
鵲聲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璫瑯殿上絕行踪
誰人解插無根樹舉拄杖曰這箇是無根底且道解
開華也無良久曰祇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上堂舉
法眼道識得堯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堯子天地
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
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施氏子叅廣鑑瑛

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
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
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
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
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
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
花爛熳始搗脾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瓊上座穩睡去
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
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邊問曰牛
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
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
縮脚裏悟大稱之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及天寧
上堂轆轤鑽住山斧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
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阿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
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

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人
死有丈夫作畧二十年筵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
百尺竿頭作箇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
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搗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
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丈心上堂如來禪祖
師道切忌將心外邊討從門所得卽非珍特地埋藏
衣裏寶禪家流須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年布
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澗橫長渾恰好君不見寒山
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中事若何入荒田不
揀信手拈來草叅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客路如
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因送客
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相逢不必問
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向上
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師嘗謂衆
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
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决
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被師逐出院每曰
先師祇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

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
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鄞南十月四日鄭公遣
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
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
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
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
師曰不魯作得言訖而逝閣維舌根不壞郡人陳師
顏以寶函藏其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普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
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
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盡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
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盡橈引得老爺把不
住又來船上助歌謠上堂示諸道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云看看千江競注萬派
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脉可以優游性海笑傲
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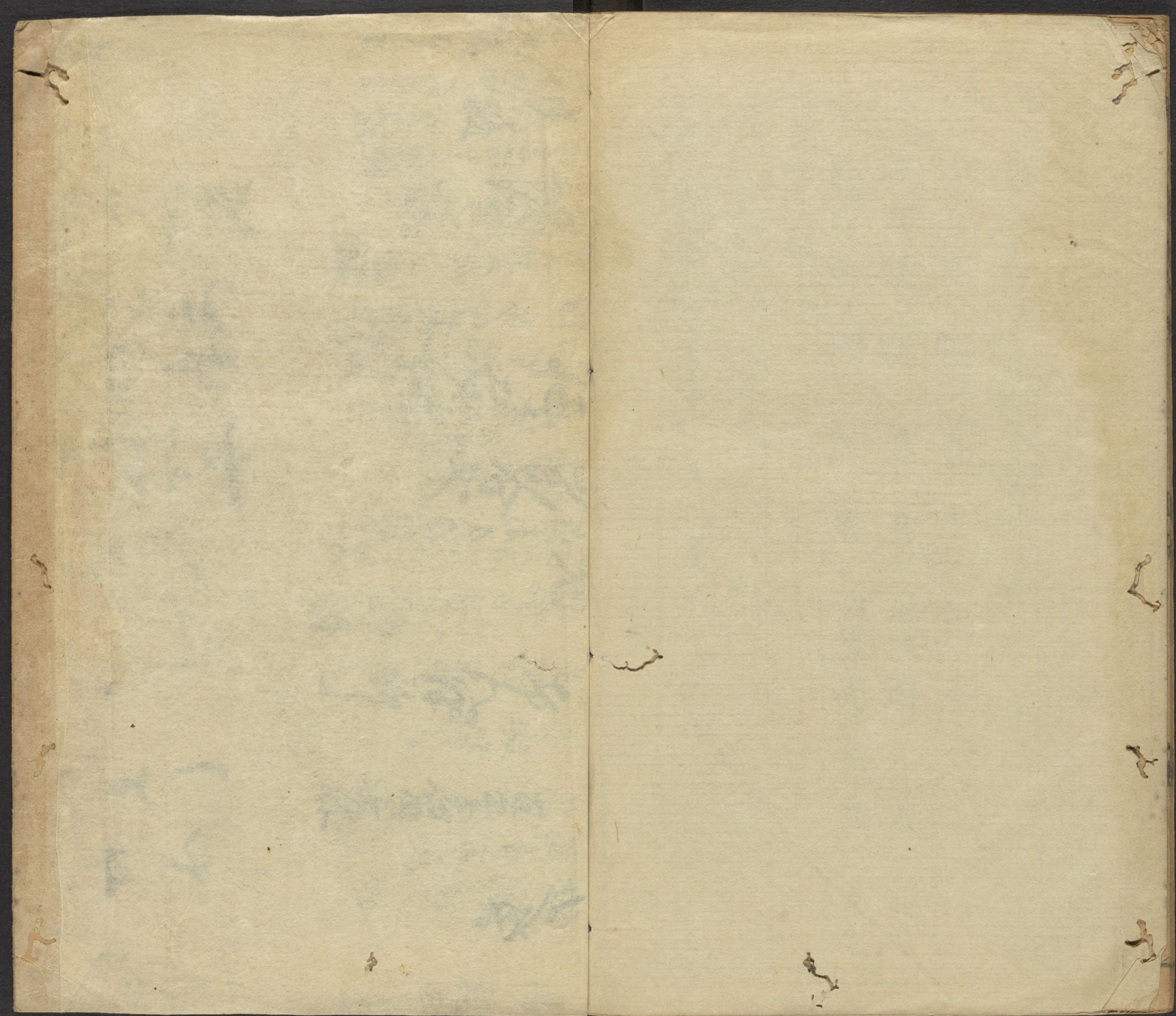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
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
下座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盪問三世諸佛

一日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
語鑑唱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
無舊亦無新青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
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
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馳無覓處夜來
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
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曲告徃知來見鞭
影便行望刹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
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
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

邦領林大綱	弘	坤	傳	覺	道	海
邦駕林大時	智	養	智	鍾	弘	演
從煥林	鐸	道	止	道	杰	
邦成林大緒	募	化	鑄	成		



HYL(C)

T
1898
8632
copy2
vol.19